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集傳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　周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監生臣藍嘉瑄

詩集傳卷十一

宋 蘇轍 撰

祈父之什　小雅

祈父刺宣王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司馬掌封圻之兵書作圻父宣王之末敗於姜氏之戎爪牙之士為是怨之歟恤憂也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亶不聰

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亶誠也尸主也饔熟食也士憂兵敗身沒不得還守祭祀而使母獨主祭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遥

宣王之世賢者有不得其志而去者君子思之曰白

駒人之所願乘也茍其肯食於我場我將縶維而留之令賢者既已仕矣而莫或留之何哉故於其去也猶欲其於是逍遥逍遥不事事也雖逍遥猶愈於去耳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客亦非執事者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

爾遁思

黄白曰貢既去矣而猶欲其復來故告之曰子苟來也將待爾以公侯其為樂願豈少哉曷亦慎爾優游而勉爾遁思以來從我乎慎戒也勉强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來而莫之顧則去而入於空谷甘於生芻人之望之如玉之潔也君子於是知其不肯少留而猶欲聞其

音聲故告之曰無貴爾音而有遠去之心愛之至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黄鳥刺宣王也

黄鳥黄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集木而啄粟者鳥之性也士之願仕於朝而食於祿亦猶是矣今而却之彼亦有去而已矣夫去非士之患也使天下之士從此而逝則人主之患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此詩甥舅之諸侯求入為王卿士而不獲者之所作

也故曰行于野而求庇雖蔽芾之樗猶可以息於其下而況其非樗也哉人君之用人苟有益於國將無適而不取今王獨弃其昏姻之人而不用何也則亦歸復吾國而已

我行其野言采其遂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斯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遂葍皆惡菜也特匹也大臣君之匹也成當作誠宣

王棄其姻舊而求新特夫苟可用豈必新之是而舊之非歟雖然如是而獲富可也誠不以富則亦祇以為異而已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

考成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凡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干澗也猶圖也澗流秩秩窮之而益深南山幽幽入之而益遠既言宮室之盛如此則又言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宣王與其兄弟居之又皆相好而無相圖者是以居之而安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似肖也爰於也厲王之亂而宮室敗壞宣王謀所以續其先妣先祖者故築其宮室將於是居處於是笑語焉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約縮版也閣閣上下相乗也椓椓杵也橐橐杵聲也芋大也亦作吁君子於是居焉所以爲尊且大也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此章言其堂也其嚴正如人之跂而翼翼其恭也其廉隅如矢之急而直也其峻起如鳥之驚而革也其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君子於此升而聽朝焉

躋升也白雉五色曰翬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此章言其室也殖殖平其庭廡之高也有覺乎其楹之直也噲噲乎其正晝之明也噦噦乎其夜冥之深廣也君子於此休息而安身焉噲噲猶快快也噦噦猶晦晦也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莞蒲也簟竹也寢既成設莞簟而寢於其中起而又

占其夢此所以知其國家脩治閒暇之極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熊羆毛物陽之祥也虺蛇鱗物陰之祥也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

芾斯皇室家君王

寢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下之飾也弄之以璋尚

其德也喤喤大聲也天子朱芾諸侯以黄朱子之生

於是室者非君則王也是以皆將服朱芾煌煌然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寢之於地卑之也裼褓也即用其所衣而無加也韓詩作禘弄之以瓦質而無飾也儀善也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唯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憂則可矣罹憂也

斯干九章四章七句五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羊以三百為羣其羣尚多也得為無羊乎牛之犉者九十非犉者尚多也得為無牛乎黄牛黒脣曰犉聚其角而息濈濈然呞而動其耳濕濕然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訛動也何揭也蓑所以禦雨笠所以禦暑物類也異

毛色者三十故牲無不有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牧人有餘力則取其薪蒸合其牝牡而牧事盡矣矜矜兢兢堅彊也騫虧也崩羣疾也肱臂也升升牢也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言其擾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牧人有事于陸耳今又捕魚于水水陸皆有獲焉此所以為豐年也龜蛇曰旐鳥隼曰旟龜蛇陰物也鳥隼陽物也陰陽備故為室家溱溱室家溱溱衆也宣王之小雅皆以政事之大小為先後故首之以征伐田獵次之以官人又次之以宫室畜牧而美刺不與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家父周大夫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節高峻貌也師太師也尹尹氏也惔燔也卒滅也斬絕也監視也民之視尹氏如視南山言無不見也見之者皆為之憂心如燔特畏其威而不敢言然尹氏卒不知國之將亡至於滅絕而猶不察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

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山之實草木是也薦重也瘥病也憯曾也山之生物其氣平均如一凡生于其上者無不猗猗其長也尹氏秉國之均而不平其心則人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絶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亂人怨而謗讟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

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氏本也毗輔也弔愍也空窮也師衆也尹氏居高任重而不享天心茍昊天之所不愍則尹氏宜有罪矣而曷為又窮我衆人哉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婭則無膴仕

仕察也罔欺也夷平也已止也殆危也膴厚也不身蹈之而欲民之信之民不女信也不知而不問不審而不察欲以欺之曰吾則能之君子亦不可欺也曷

不試乎爾心而止爾不善無使為小人之所危乎凡
姻婭之人而必皆膴仕則小人進矣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
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傭常也鞠盈也訩訟也惠順也屆止也闋息也違遠
也以為昊天不常而降此謗訟斁非也君子如止其
爭心則為訟者之心闋矣以為昊天不順而降此乖
戾斁非也君子苟平其心則惡怒者遠矣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病酒曰酲成平也天不之恤故亂未有所止禍患之生與歲月增長君子憂之曰誰秉國成者而不務人人自治其政皆轉以相付其卒使民為之受其勞斃而後已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畜馬者求其行也今雖有四牡徒好其項領而不為

用非不能行也曰我觀四方蹙蹙褊小無所施吾騁矣蓋言小人在上雖有賢者而莫能容無有為之用者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茂勉也相視也方其勉於為惡也如將相賊者視其矛矣及其解也如相與醻酢者小人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不忍立于其側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昊天不平尹氏之為故使王不獲安然尹氏猶不自懲乃反怨人之正已者言其為惡無有已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究窮也訛化也畜養也家父作此詩窮王之所以致天下之誘訟者曰由尹氏不平之故故使之改其心以含養天下以觀其治否

節南山十章六章八句四章四句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正月夏之四月也將大也京京憂不去也癙痒皆病也四月純陽用事而繁霜降大夫憂之以為此王聽用訛言之罰也訛言之害大矣然衆不以為憂也獨我憂之而已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瘉病也莠不實也小人傾詐外為美言以欺世内為
僞言以害君子反覆無愧使我憂心愈愈日以益甚
而反以侮我曰何至是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
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惸惸獨憂也祿福也幽王刑殺無辜而并及其臣僕
君子知人之不堪命故告之曰王視烏之所止者誰
之屋歟有以飲食而無畢弋之患烏之所止也柰何

以刑御民使無所措手足哉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侯維也中林之木莫不摧毀而維薪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幽王播其虐于天下大家世族散為皁隸亦猶是也民方在危殆之中視天夢夢若無能為者不知此天理之未定故也蓋天地之間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此治亂禍福之所從生也方其未定

何所不至及其既定人未有不為天所勝者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而老子以為天網恢恢踈而不失不然天豈有所憎而禍之耶適當其未定故耳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人謂山之卑者為岡陵而已意其不能有所險阻然岡陵未嘗不為難也譬如訛言之人豈可以為無害

而莫之懲乎然王曾不以是為慮老成之人徒名而訊之以占夢曰予既聖矣安所復問得失烏之雌雄形色無辨人莫能知之幽王君臣皆自謂聖人譬如烏之雌雄也或曰以山為卑而為岡陵于其上譬如讒人以人罪為未足而又加之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局曲也蹐重足也倫道也脊理也蜴蜥蜴也君子之

處于世小心畏愼未嘗敢肆天雖高不敢不局地雖厚不敢不蹐畏其傷之也夫為此言則過矣然亦有倫理非妄言也哀今之人胡敢為虺蜴之行曾無所畏哉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扤動也仇仇偶也君子仕於亂世而困于羣小譬如特苗之生于阪田風雨動之如恐不勝者故尤之曰

方其求我以為法也如恐失我耳及與之終日相執仇仇相偶曾不力用我也書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聖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

正政通厲惡也褒國也姒姓也幽王之嬖后也烕亦滅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弃爾輔載輸爾載將

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輔所以助輻者也輸墮也員益也幽王日為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又將有大難故曰又窘陰雨幽王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于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故教之以無棄其輔益其輻顧其僕以求不墮其載告之而不信故

又曰終踰絶險曾是不意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

國之為虐

君子立于衰亂之朝譬如魚之在沼非其所樂雖欲

潛伏而無以自蔽矣

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

心慇慇

云旋也慇慇痛也小人以利相求故其鄰比昏姻相

興膠固為一而君子孑然無朋也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禄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佌佌小也蔌蔌陋也哿可也佌佌者有居蔌蔌者有禄小人得志之謂也民方無福故天之夭孽並出而椓喪之富人猶可勝也惸獨甚矣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小雅無厲王之詩鄭氏以為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也毛公作詁訓傳而遷其第因改之耳其言此詩所以非幽王者曰師尹皇父不得並政褒姒豔妻不得偕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此其所挾以為厲王者也使幽王之世師尹皇甫番與鄭桓先後在事褒姒以色居正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且漢之諸儒異師相攻甚于仇讎苟毛公誠改詩第則他師將不肯信而韓詩之次與毛詩合此足以明

其非厲王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為純陰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交日月之交會也交當朔則日食然亦有交而不食者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不食陽盛而陰不能掩也

故君子醜之大變既見君子知國之將亡國亡則民首被其患是以哀之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行道也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令善也山頂曰冢崒崔嵬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棸蹶楀皆氏豔妻褒姒也煽熾也七人者皆褒姒之黨故極其熾而並處於位然六人各有常官而皇父兼擅羣職故以卿士目之周禮有大宰小宰宰夫家伯維宰未詳何宰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時是也下荒則汙上荒則萊戕殘也皇父不知為政然未嘗自謂我不是也作而害民民怨之矣然猶曰予未嘗殘民禮則當然矣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向皇父邑也亶信也侯維也慭强也皇父自謂聖矣然其建國而擇三卿信維多藏之人耳以卿士出封而周之老與其富民無不從者言恣而且貪也民富

者乃有車馬耳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囂囂衆也噂聚也沓重復也職專也競力也無罪猶且見讒而况敢告勞乎故曰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為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説而背相憎專力為此者人也而豈天哉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羡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

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里居也痗病也羨餘也徹通也天命之不通我知之矣然而不敢効其友之自逸所謂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駿長也舍置也淪陷也胥相也鋪徧也幽王之亂民之無罪而被禍災者無所歸咎曰天實為之天之生物浩然其若無窮者奈何不長其德既已生之而又降喪亂饑饉以斬伐之哉豈天怒之迅烈曾弗之應而弗之圖乎彼有罪者則既伏其辜矣置而弗疑可也若此無罪而使之相與陷溺無不徧焉何也此其所以為雨無正也雨之至也不擇善惡而雨焉幽王之世民之受禍者如受雨之無不被也夫雨豈嘗有

所正雨哉此所以為雨無正也而毛氏不達故序以為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此則是詩之所不及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

周宗姬姓之宗也正大夫大夫之為官長者也三事大夫三公也戾定也勩勞也幽王暴虐無親宗族破滅大夫離散獨三公諸侯在耳而亦無肯勤王者君

子曰庶幾王以是懼而為善然反益為惡而不知已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辟法也幽王日益不悛君子呼天而告之曰柰何哉法度之言王終莫肯信者如人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既已憂之則又告其羣臣使皆敬其身庶幾輔之者衆王猶可得免耳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曽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

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戎兵也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暬御侍御也幽王淩虐天下君子知其將有兵難故憂之曰苟兵難既成王雖欲退而休之不可得矣兵連而不解民且不能稼則又將有饑患饑患既成王雖欲進而攘之亦不可得矣此勢之所不免而禍之必至者也然獨其侍御之臣憂之耳羣臣莫以告王者徒告之以道聽之言而求其答之譖愬之言而求其退之耳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

俾躬處休

言之忠者世之所謂不能言也哿可也當可人意者佞人之言也此世所謂能言也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于往也人皆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幽王之世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

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于君而枉道者見怨于友

此仕之所以難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

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仕之多患也故君子有去者有居者居者不忍王之無臣與已之無徒也則告之使復遷于王都去者不聽而以無家辭之居者于是憂思泣血患其出言而舉皆疾之無與和之者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為

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

雨無正七章二章十句二章八句三章六句

小旻之什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别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删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盖即用其舊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敷布也回邪也遹辟也沮止也邛病也言天禍迅烈遍于下矣而王之邪謀終莫之改也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潝潝言相和也訿訿言相詆也底至也伊于胡底未有所定也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

卜筮數故龜瀆而不告謀者多無斷而行之者故其功不成故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盈庭皆言尚誰敢指其是非者哉譬如欲行而不先為行邁之謀隨人而妄行是以終不得其道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程法也經常也潰遂也築室于道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心不同而皆聽焉是以不能遂成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

止定也政淫則民德無所定膴大也肅又哲謀聖五者書之五事也雖世亂民辟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皆濟也苟廢而不用而使愚者壅之於上則相與皆敗無能為矣譬如泉水苟疏而流之

則淤腐者從之而行苟不疏其源而瀦畜之雖其流者亦相與陷溺腐敗而已矣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徒搏曰暴虎徒涉曰馮河小人智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在目前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遠在歲月而不知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臨淵恐墜而履冰恐陷善為國者常如是矣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宛小貌也翰羽也戾至也明發旦也二人文武也宛然鳴鳩而求戾天難矣小人而責其繼文武之功亦難矣是故君子憂傷而念其先王有懷文武哀其業之將墜也

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齊正也克勝也彼昏斥幽王也又復也天命之去人不復反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菽藿也螟蛉桑虫也蜾蠃蒲盧也菽生中原民無有不獲采者螟蛉之子蜾蠃負之以為己子無難也今

王豈以天下之衆為王有邪亦將有取而教誨之者矣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題視也脊令飛鳴不能自舍君子之勤于事不舍日月者以自况也故告王以夙夜勉强庶幾不忝其父祖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

何能穀

桑扈竊脂也率循也塡盡也岸亦獄也卜予也或曰卜之言試也君子之不為不義出于其性猶竊脂之不食粟雖欲食而不可得也特以其居于亂世而塡盡寡弱無以行賂則其陷于岸獄也固宜曷不握粟而往試之彼桑扈何自能食穀哉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此君子遭亂憂懼之辭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刺幽王也

毛詩之敘曰太子之傅作焉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弁樂也鸒卑居卑居雅烏也雅烏小而好羣提提羣貌也穀養也罹憂也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又愛

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臼將殺之鳥猶不
失其類民猶莫不相養而太子獨不容于王曾彼之
不若是以號天而訴之也
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
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踧踧平易也歧周之道道之平者也鞫窮也夫婦之
相安父子之相愛亦天下之所共由今獨廢而不行
故其憂之深也惄思也疢病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屬離皆附也辰日月所會也桑梓久而不斃見父母之所植猶不敢不敬况于父母之無不瞻依也哉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獨無所離屬乎不然我生之辰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也淠淠多也柳茂則多蟬淵深則多萑葦言物之大者無所不容而王獨不容其子使漂然如無繫之舟不知其所極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伎伎舒也雊雉鳴也鹿走而留其群雉鳴而求其雌物無不有恩于其親者親之不可去非獨以其愛亦以其助也今王獨棄后而逐太子兀然如壞木之無枝

而曾莫之顧何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相視也投掩也先先投者而覺之也行道也墐瘞也

君子幽王也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扡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太子失愛於幽王有讒之者則受而行之不復徐究

如獻酬之無不受也伐木者掎其顛析薪者隨其理猶不欲其摧敗今王之遇太子曾伐木析薪之不若太子無罪而妄加之也佗加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皇恤我後

浚深也由從也山高矣而人猶登之泉深矣而人猶入之今王輕用讒言豈謂人莫攫知之歟將有屬耳于垣而聽之者矣既以此告王又恐褒姒伯服之害

具成業故告之以無敗梁笱猶谷風之義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憮大也已泰皆甚也慎誠也君子困于讒人故訴之于天曰天之于人若父母然今我無罪而遭此大亂何也政已甚虐矣亂已甚大矣予無罪而天不弔何

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僭不信也涵容也祉福也遄疾也沮止也小人為讒于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于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君子以為不幸而至此矣若人君一日覺悟大有所誅賞如楚莊齊威之事則亂猶庶幾可止也小毖之頌

曰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成王周公之釁比王之悟亦嘗有所誅戮也哉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卭

春秋之際君臣相疑則盟讒人搆其君臣利在不究其實君遂從之而徒以盟誓相要此亂之所以日長也盜者伏而得之之謂也讒人之誣君子曰吾能得其隱衆莫知也而君遂信之此小人之所以恣行也

餤進也讒人之言必有以悅人者人君而味于甘言
此小人之所以獲進也止職也邛病也言小人不守
其位維爲讒以病王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
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奕奕大也秩秩有序也莫定也毚狡兔也奕奕寢廟
天下之正居也秩秩大猷天下之達道也居天下之
正居行天下之達道也人之心可得而度也雖有毚

免行于隱伏將有為我獲之而至者苟守吾正則天下之情畢見于前矣安用旁窺而竊伺之以譏人為己耳目哉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顔之厚矣

木之可揉者君子樹之言之可行者君子度之往可行也來不可行也君子不用也來可行也往不可行也君子不由也今小人蛇蛇然徐為大言徒出于其

口而已中無有也巧言如簧顏雖甚厚其中未必不愧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時有是人也水草之交曰麋拳力也骭瘍為微腫足為尰猶謀也將大也其謀既大且多其徒幾何而能然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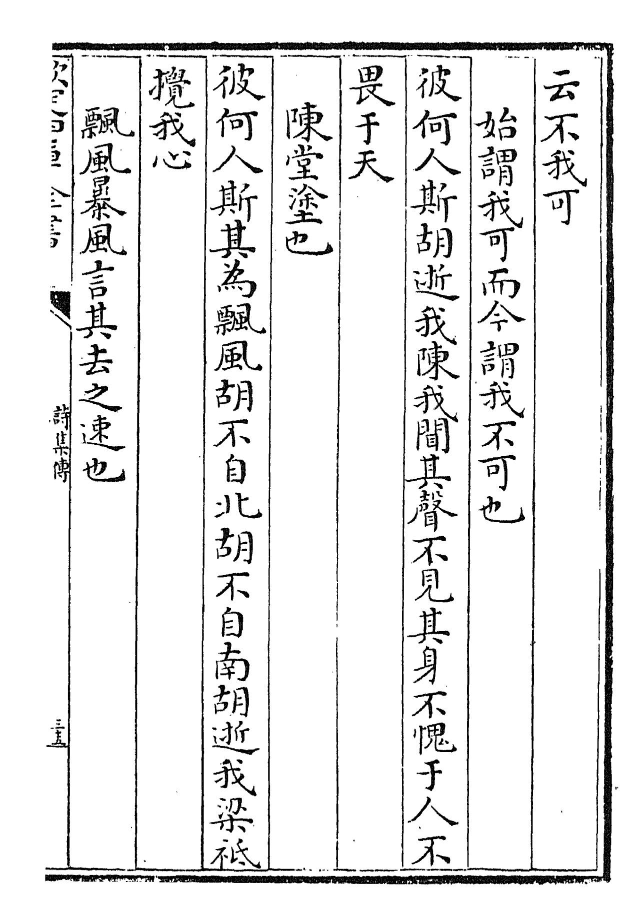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艱嶮也梁橋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蘇公之友有與偕譖之者從公以過蘇公而不入見故并譏之此詩主言何人而曰刺暴公者譖出于暴公而何人與焉以暴公為不足刺而刺何人則亦所以刺暴公也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



云不我可

始謂我可而今謂我不可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陳堂塗也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飄風暴風言其去之速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盱病也安行則當止舍速行則不暇脂車矣反覆究之而不得其情故曰一來見我于女何病哉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易悅也祇安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

詛爾斯

土曰壎竹曰篪與女義如兄弟和如壎篪勢相次比如物之在貫女豈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苟誠不我知也則出犬豕雞三物以詛之可也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蜮短狐也靦姡也姡靦也鬼蜮皆能陰害人而不可見今與女相視無窮奈何為此禍哉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

巷伯寺人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萋斐文相錯也貝錦錦之貝文者也讒人之構君子

其所以集成其罪者猶織者縷縷相錯以成為錦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哆侈皆張也南箕非箕也因其有是形而命之耳讒

人之誣君子亦必因其近似而遂名之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緝緝翩翩多言貌也君子相告以慎言恐讒人誣之以不信也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捷捷幡幡亦多言貌也遷改也與讒人處苟與之誠言夫豈不受哉既而改之以告人耳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好好樂也草草憂也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楊園園名也畝丘丘名也猗加也作起也將之楊園其道必從畝丘以言讒人欲譖大臣亦自小臣始是以孟子起為此詩以告君子使皆聽之以自防也

巷伯七章四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谷風刺幽王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風雨之相須猶朋友之相濟幽王之世天下俗薄朋友窮達相棄故以刺焉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

予如遺

頹風之焚輪者風風薄相扶而上亦猶朋友之相將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習習之風草木之所以生也崔嵬之山草木之所以養也然不能使草不死木不萎者天地之功猶有所不足柰何忘我大德而猶思我小怨哉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莪刺幽王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長大貌莪蘿蒿也蘿蒿可食而蒿不可食采莪者將以食之譬如生子者將賴其養也幽王之世孝子行役而遭喪哀其父母生已之勞而養不終如采莪者之得蒿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蔚牡菣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耻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缾小而罍大使缾至于罄者罍之耻也使民至于窮而無告者亦上之耻也鮮善也人皆以生為善孝子之不獲終養者以為不如死也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恤憂也入而不見則若無所至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鞠養也腹厚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

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虐政之病人如大寒之視南山而聞飄風烈烈律律

其可惡也發發弗弗其可疾也穀養也卒終也

蓼莪六章四章四句二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

毛詩之敘曰譚大夫之所作也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饛滿也飧熟食也捄長也棘匕所以載鼎實也幽王不恤諸侯賦役繁重下國困竭君子思先王之世諸侯富足其簋之飧饛然其鼎之匕捄然當是時也周之所以取於諸侯者平均正直凡令之君子猶及行之小人猶及見之至於幽王而遂不然是以顧之而出涕也

小東大東杼軸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糾糾疏貌也佻佻獨行也既盡也自周視諸侯皆東也小大皆取于東東人之杼軸空矣然周人猶莫之恤曰猶有葛屨則可使履霜矣猶有公子則可使行于周道矣公子國之貴也于是則盡竭其所有以往盡輸之以來而中心病之也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

可載也哀可憚人亦可息也

洌寒也側出曰氿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亦作癉

勞也薪已艾矣而復浸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

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

之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

來勞來也言勞佚之不平也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舟人水居而服熊羆之裘所服非其所有也私人無籍于王室而試百官所事非其所職也言紀綱敗壞無不失其舊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

有醉于其酒者有不得其漿者然其所厚未必賢也故曰雖則佩玉盛服而非其長過人也鞙鞙佩玉貌也璲瑞也

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

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君子告窮而不敢正言故為隱焉而使自察之其言王雖在上而無能明者則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監視也言東人空其杼軸而輸之王王曾無以報之則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跂隅貌也襄駕也自旦至暮七辰辰一移此所謂七駕也人

之織也其緯往而復反此所謂報章也星之駕也西而不東此所謂不成報章也言東人盡其車牛以輸其職貢勞敝于道路則曰睆彼牽牛不以服箱以爲維是獲兔耳睆明也牽牛河鼓也服較也箱兩較閒也言王之百役皆取于東則曰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啟明長庚皆太白也言東人飲食既竭雖有其器而無所用之則曰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畢所以掩捕鳥獸也言其器雖在而皆已破敝則曰維南有箕不可

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徒有其器而無其實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翕合也有箕而合其舌無所揚也言東人勞苦而為之西人暇豫而取之則曰維北有斗西柄之揭斗雖北之有也而西實揭其柄柄者所操以取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徂往也四月始夏而六月暑遂往矣言周之治世未幾而亂作也是以君子自傷生于亂世曰先祖非人哉而忍生我于是此所謂窮則反本浩浩昊天不駿其德先祖匪人胡寧忍予一也皆無所歸怨之辭也其實以為非其罪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腓瘼皆病也夏既徂矣則秋風至而百草病先王既

沒民被幽王之患有亂離之病矣而未知其終所適歸者故繼之曰冬日烈烈飄風發發言其未必至是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梅栗有實之木也人以其有實也朝夕取焉是以廢爲殘賊而莫知其所以獲罪言幽王暴而剝下下無完民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搆禍曷云能穀滔滔江漢南

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一泉之水無以紀之則清濁不可常矣幽王失道諸侯放恣天下治亂莫能相一亦猶是也夫欲治是也必先自治令我尚日搆亂而安能善彼哉是以思得王者以紀諸侯如江漢之紀衆水使天下國有所宗而人有所賴盡瘁以仕而上有有之者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鶉鵰也椇或作羨幽王之亂天下逃散非鶉非鳶而高飛非鱣非鮪而深潛故大夫有退而食蕨薇甘杞椇以免于禍者作此詩以告其哀憐天下之志非以為其身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詩集傳卷十一

詩集傳卷十二

宋 蘇轍 撰

北山之什 小雅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此說與杕杜同偕偕强壯貌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

從事獨賢

賢過人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嘉鮮皆善也將壯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鞅掌失容也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

大車牛車也疧病也將大車則塵汙之思百憂則病及之譬如任小人者患及其身亦不可逃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

熲光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雝蔽也重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大夫行役久勞而不息故稱天之無不照臨言臣下

無賢勞而不察者也艽地名也初吉朔日也行始于二月而載離寒暑則冬矣是以思有共德之人而事之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除除陳生新也憚勞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

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貽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奥煖也出宿不安寢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穀善也有久勞于外則必有久安于内者矣故告之使無以安處為常靖共其位而與正直庶乎神之聽之而以女為善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小明五章三章十二句二章六句

鼓鍾刺幽王也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幽王作樂於淮上而人疾之故思古之君子焉

鼓鍾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鍾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始言湯湯水盛也中言湝湝水流也終言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鼛大鼓也妯動也不猶不若也不若幽王也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欽欽鐘聲也將作樂則鼓鐘所謂金奏也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雅二雅也南二南也幽王之世風有二南而已故播此二詩於籥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矣而人則非也

鼓鍾四章章五句

楚茨刺幽王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抽除也與與翼翼蕃也露積曰庾十萬曰億妥安也侑勸也介助也楚茨傷今而思古之詩也故稱古之人去其茨棘以蓺黍稷以實倉廩以為酒食以享先

祖于其享也主人拜尸而安之祝勸尸而食之所以事之無不至者故于餘章詳言之凡詳言之者皆思而不得見之辭也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濟濟蹌蹌言有容也剝解之也亨飪之也肆陳其骨體於俎也將奉持而進之也祊門內也孝子不知神

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門内其待賔客之處也於是先祖大而安饗之報之以介福皇大也保安也介大也

執爨踖踖為爼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賔為客獻醻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爨饔爨廩爨也踖踖言有容也爼從獻之爼也燔燒肉炙炙肝君婦王后也莫莫清静而敬至也豆肉羞

庶羞也庶多也多為之者以為非特以享也將以祭終而燕尸賓焉故及其燕也獻醻交錯而無不徧行禮至卒而無非度笑語至卒而無不得言和而不亂也古者於旅也語酢報也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熯竭也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

善其事曰工苾苾芬芬香也卜予也幾期也春秋傳曰易幾而哭式法也齊整也稷疾也匡正也敕戒也極中也于是祭將畢祝致神意以嘏主人曰爾飲食芳潔故報爾以福禄使其來如幾其多如法爾禮容莊敬故報爾以中和應萬物而不匱言各隨其事而報之以其類也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

兄弟備言燕私

於是禮備作鐘鼓以戒在位主人就位於堂下西面祝致主人之意告尸以利成尸遂起奏肆夏以送之諸宰徹饌后徹豆籩既畢歸賔客之俎而燕同姓所以尊賔客而親兄弟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禄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後祿祭之餘福也將行也恵順也替廢也引長也祭畢而燕于寢則祭樂皆入以安其餘福殽羞既行凡弟無有怨者皆慶于君曰神乃歆嗜飲食將使君壽考既順且時兼盡而有之矣子孫尚能勿替而長行之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

東其畝

甸治也畇畇墾闢貌也曾孫成王也疆畫經界也理分土宜也禹治洪水而成王墾闢汙萊至幽王之世其迹皆在而王弗治故君子思古焉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霢霂小雨也言仁人在上則冬有積雪春而繼之以雨故百穀無不遂也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埸畔也翼翼脩治也彧彧盛茂也斂税曰穡畀予也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田中為廬以便田事疆埸種瓜以盡地利瓜成剝削淹漬為菹而獻之所以盡四時之異物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

其血膋

清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牲用騂牡周尚赤也

祭禮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而獻之以告肥也鸞刀

刀之有鸞者也毛以告純也血以告殺也取膟膋燔

燎以報陽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

壽無疆

烝進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甫田刺幽王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畆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倬明也甫大也歲取十千井田一成之數也九夫為井井稅一夫為田百畆井十為通通稅十夫為田千畆通十為成成方千里其稅百夫為田萬畆此所謂十千也耘除草也耔雝本也薿薿盛也介助也烝進

也髦俊也一成之田而嵗取萬畒以為國用又將取其陳積以時發斂以助農夫之乏困此自古有年之法不可廢者也是以親適南畒而視其耘耔助其勤力止其怠惰進其髦俊庶幾有年以遵古之成法所謂進其髦俊者如漢寵力田之類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黍稷以穀我士女

齊亼穀也明潔也犧純色也秋成而祭社及四方報

其功也周官仲秋獮田以祀方慶賜也農夫之慶既
蜡而息農夫也御迎也田祖先嗇也孟春既郊而始
耕則祭之所以祈甘雨也周官祈年于田祖吹豳雅
擊土鼓穀養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
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攘取也禾易禾生樂易也長畝竟畝也敏疾也成王
之勞農也農夫以其婦子饋于南畝於是田畯至而

喜之取其左右之饋而嘗之以知其旨否民知成王之勸于農事則盡力于禾其生竟畝如一庶幾終善且有于是成王無所譴者曰農夫敏矣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茨言其多也梁言其積也古之稅法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稼既積乃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黍稷稻粱言無所不有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畆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稼種也覃利也俶始也載事也庭直也若順也田大而種多故於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歲之事凡既備矣然後事之取其利耜而始有事於南畆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而

大以順成王之所欲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方孚而始房也皁實而未成也既堅則成矣既好則美矣稂童粱也莠似苗者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穉幼苗也仁人在上則虫蝗不作民以為田祖投之火耳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

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渰雲興貌也萋雲行貌也祁祁徐也時雨既降斯民急其上先憂公田而後其私及其成也田有餘穀力不能盡故以有餘爲鰥寡之利穧鋪而未束者也秉把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成王之來視其穫也則遂禋祀四方以報其成功騂

黑南北之牲也葢略言之耳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洛漆沮也泱泱深廣也茨疾梨也韎韐士之韠也葢染之以茅蒐䵟赤貌也洛之水泱泱其無窮使洛愛其水無所澤萬物於洛無加也而物失其利洛維不

愛其水故無損於洛而物蒙其益王者之有爵命猶洛之有水也古之王者以其無窮惠天下之諸侯以結其驩心故諸侯之除喪而未命也服其士服以朝於王王遂命之使將六師焉傷今幽王愛其無窮以失天下之諸侯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鞸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鞸容刀也琫上飾珌下飾也此其所以錫諸侯也諸

侯有王者之命乃能安其室家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福禄既同言與諸侯共之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

毛詩之敘曰古之仕者世禄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弃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原其所以為是説者不過

以詩之乘其四駱為守其先人之禄位是以似之為嗣其先祖其說蓋勞苦而不明如此至於小人讒諂則是詩之所無有是以知其為曲說而不可信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裳裳猶堂堂也湑盛貌也君子内脩其身充滿而發於外人望見其容貌而知其君矣譬如堂堂之華而附之以湑然之葉無有不善者也今幽王積其不義

其發於外者儇然小人爾是以君子思見賢君以寫其憂然後樂處其朝也

裳裳者華芸其黄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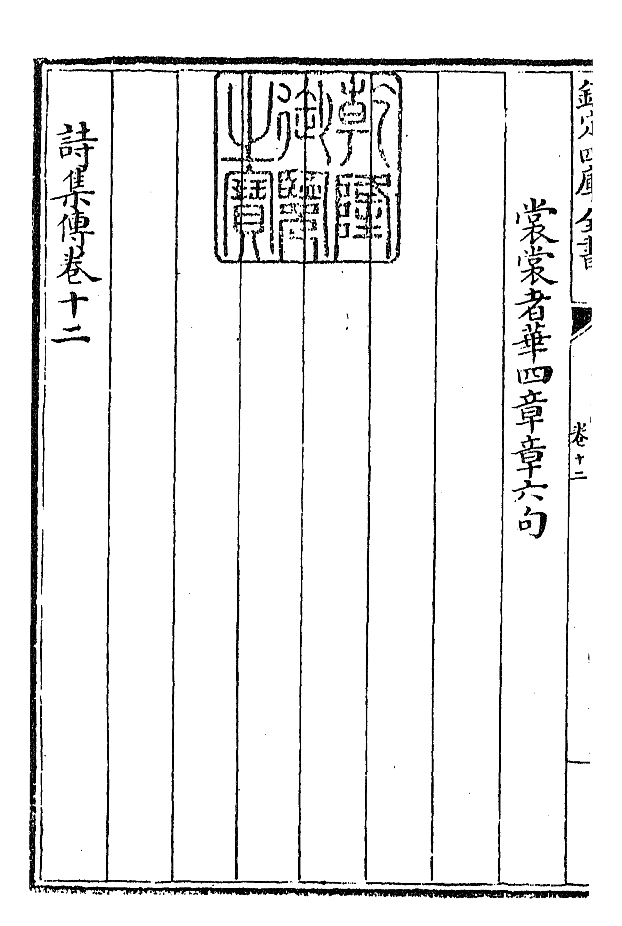
黄色之正也芸黄之盛也有章有文也君子之有文粲然如華之盛也

裳裳者華或黄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華之不黄也則亦白而已君子之不處也則亦行而已處亦君子也行亦君子也故曰乘其四駱六轡沃若言亦不失盛也傷今幽王之不善無所往而非不義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君子左而宜其左右而有其右有者有諸中也中誠有之則其發於容貌者睟然其似之矣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詩集傳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藍嘉瑄

欽定四庫全書

詩集傳卷十三

宋 蘇轍 撰

桑扈之什 小雅

桑扈刺幽王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鶯有文貌也胥辭也幽王直情而徑行無復禮文法度故思古之君子樂循禮義以受天福夫苟樂之則其爲之也安安則如固有之譬如桑扈之羽鶯然有

文而不自知亦非其强之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領頸也屏蔽也樂循禮義則足以屏萬邦矣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翰榦也戢斂也那多也王者屏翰四方而為諸侯法苟不以禮自戢難而求肆情焉則亦不足以受多福矣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兕觥罰爵也旨酒之和柔而兕觥之設所以常自戢難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刺幽王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禄宜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乘馬在廏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禄艾之乘馬在廏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禄綏之

鴛鴦匹鳥也方其止而取之則盡之矣故於其飛而取之惟俟其飛而後取故其在梁者戢翼而安也馬之在牧者無所用之則委之以摧其在廄者將用其力則加之以秣言君子之於物將用其死則不忍絕其類將用其力則不敢薄其養此天下所以願其萬年而享福禄也摧莝通秣粟也艾老也言以福禄終其身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頍弁貌也蔦寄生也女蘿兔絲也奕奕憂也彼所謂弁者實何物哉徒以人加之首而貴之耳今王豈謂我自貴而忽兄弟哉爾有旨酒嘉殽曷不與兄弟樂之也兄弟之於王譬如蔦與女蘿之託松柏耳不見

則憂見則庶幾王樂之王柰何獨不顧哉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怲怲憂盛滿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雪將降而霰先之故不宴者誅滅之先也君子以是知死之無日相見之無幾無所復賴而相告曰苟今夕有酒也君子維以相宴而已不知其它矣知不可得免之辭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閒關設舝也幽王嬖褒姒以亂政小人並進故君子思具車以逆賢女雖飢渴而不顧庶幾内有賢妃德音之士來會於朝雖無好友以事王姑以奉王燕喜之樂猶愈於小人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依茂貌也鷮雉也辰時也林平而無嶮則雉集之王者内無嬖后其心樂易則令德之士將來教之因以

奉其燕樂好之終身而無厭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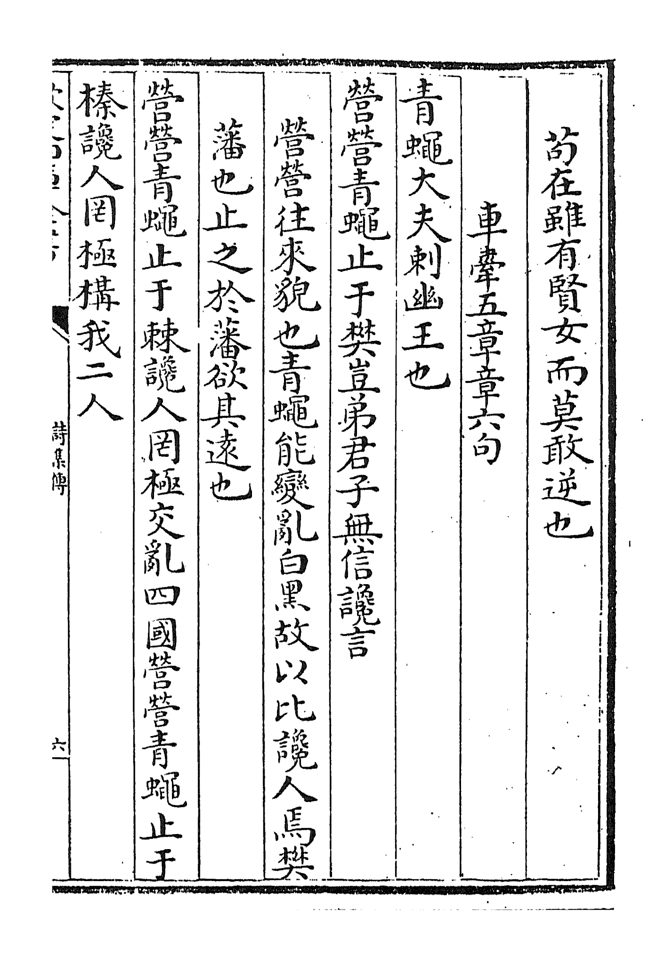
恐賢女之不可必得故曰雖無旨酒嘉殽姑飲食焉可也雖無德以配王姑歌舞以樂之猶愈於褒姒之在側也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

鮮善也陟高岡而析柞薪爲其葉之蔽也褒姒之蔽王猶柞薪耳今誠去之使我獲見王焉則吾憂心庶幾寫矣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景大也褒姒之在王側君子無復得進者今誠去褒姒使我見王如仰高山景行得行焉則吾將具四牡調六轡以爲王聘賢女而致之以慰我心然則褒姒



苟在雖有賢女而莫敢逆也

車舝五章章六句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往來貌也青蠅能變亂白黑故以比讒人焉樊

藩也止之於藩欲其遠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

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榛棘皆所以為藩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賔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

賔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楚楚脩潔也殽豆實也核加籩桃梅之屬也旅陳也偕齊也逸逸往來次序也大侯君侯也的質也先王

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既安賔然後改縣以避射既旅然後張侯及弓比其射夫而耦之既耦然後拾發求勝以爵其不勝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賔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烝進也衎樂也洽合也百禮九州諸侯所獻以助祭者所謂庭實旅百也壬任也謂臣之任事者卿大夫

是也林君也湛樂也載則也手取也仇敵也室人宗室也又復也康安也此章言既射而祭既祭而燕於寢於其祭也先作樂以求諸陽故東籥而舞舞者與笙鼓和應以進樂其祖考以合見其百禮其以禮至者非其諸侯則其卿大夫也於是神則嘏之以福使其子孫無不湛樂者祭既畢歸賓客之俎而留兄弟曰將燕樂於寢故祭樂皆入各奏其能以樂之其燕也以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膳宰賓之敵也賓取其

敵以與宗室皆入於寢而又燕於是酌以安之而薦之以時物

賔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上二章言先王之正禮故此章言幽王之燕方其未醉也其禮猶在爾及其既醉則不可知也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數也抑抑慎密也怭怭媟嫚也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此章申言其亂而終誨之也僛僛不正也郵過也傞傞不止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幽王與其下相尚以酒至有以不醉為耻而强使醉者故告之曰夫飲酒則必有醉者有否者為醉者之不善也是以既為之監復為之史以伺察之而乃反以不醉為耻哉盖亦勿從而謂之使皆醉而益怠焉可也故告其醉者使慎其言語告其不醉者使勿從醉之言殺未有童者也俾出童羖深戒之也苟人知所以自戒則雖三爵而有不敢者况又其多哉

賔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魚藻刺幽王也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魚何在亦在藻耳其所依者至薄也然其首頒然而大自以為安不知人得而取之也今王亦在鎬耳寡恩無助天下將有圖之者而飲酒自樂恬於危亡之禍亦如是魚也毛氏因在鎬之言故序此詩為思武王以在藻頒首為魚得其性盖不識魚之在藻之有危意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莘長貌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那安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刺幽王也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

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采菽以為藿物至微而用至薄矣然猶設筐筥以待之而況諸侯乎故先王於其來也錫之以車馬重之以衣服不敢忽也玄衮玄衣而衮龍也黼白黑雜也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届

觱沸泉始涌也檻泉正出也觱沸之清泉吾將采其芹君子之來朝吾將觀其旂徒視其旂之淠淠而徐也其鸞之嘒嘒而和也吾以是知其有禮矣是以駕

而往迎之於其所至言無所不禮也駕者既服而三
之曰驂四之曰駟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
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禄申之
赤芾蔽膝也邪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紓緩也君子
之所以自敕而交於人者如此則天子從而予之矣
是以錫之命而申之以福禄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

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殿鎮也平平辯治也從由也柞之枝其葉尚無不蓬蓬者而况於天子殿邦之諸侯而可以無福祿乎諸侯而有福祿然後能辯治以左右王室矣故曰亦是率從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紼繂也纚緌也葵揆也膍厚也楊舟汎汎而無所定

紼纚可以維而止之天下之諸侯撫之則懷弃之則去亦如舟之無定耳古之明王揆其所欲而厚之以福禄則無不至者今幽王安於佚樂而忽遺之則是亦戾王而已無復懷者矣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矣

弓之張也騂騂其調利挽之而體節皆應及其弛也

翩然而反節自為處其勢無以相及譬之如兄弟婚姻親之則合而疏之則離是以告之使無相遠也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上之所為下必有甚者故此詩言幽王之世王族怨望相病亦無有善者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
綽綽寛也裕饒也瘉病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民之相怨也以一方而已未嘗以自反也受爵而不讓者知尤之矣而至於已則忘其非此所謂一方也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饇飽也孔空也老馬必憊其駒必強老馬不自謂老而任駒之任後將不勝而不顧譬如小人而任賢者之事不畏其後之不克也故告之曰譬如食者必以其宜為飽之節譬如酌者必以其空為取之節食而不以其腹之所宜止則病酌而不以其空之所容止

則溢受爵而不以其量者亦猶是也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猱猨屬也附木桴也猱之升木不教而能矣塗之塗附不力而堅矣王族之屬王不强而親矣特患徽猷之不立無以來之耳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屢驕

晛日氣也遺予也雨雪之瀌瀌盛也見日而消矣王族之相怨毒王苟有意綏之亦釋然解矣今王曾莫

予之居於其上而屢驕焉而何以化彼哉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蠻南蠻也髦西夷也言王之視王族如蠻髦之不相及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菀柳刺幽王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菀茂也蹈動也暱近也靖治也極誅也君子之顧庇於王譬如行道之人無不庶幾息於茂柳者徒以幽王暴虐神所不予天意動矣故相戒以無自暱近今雖使我為治後將誅我不可知也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愒息也瘵病也邁行也行則放也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

以凶矜
鳥之高飛亦傅于天則止今王之心不知其所至曾飛鳥之不若也曷爲使我治之而居我以凶危之地哉矜危也
菀柳三章章六句

詩集傳卷十三